



编者按:再过几天,劳动者的节日——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。本报近日采访了一些劳动者,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,从事着不可或缺的工作。其中有些行当已经处于消失的边缘,有些行当损害了自己的身体,却成就了别人的健康。总之,他们的工作或许不被人熟知,但是提起行当的名字,又是那么熟悉。

# 为逝者证言,还他们一个公道

## 商河县公安局法医王德家、杨清林:不约人吃饭,不主动握手

法医,一个神圣又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。他们虽然也像医生一样,戴着塑胶手套,拿着手术刀,但他们却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,而是一群为逝者证言,还受害者公道的人。王德家、杨清林,商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法医,在身体跟心理的双重折磨之下,在亲人朋友的不理解中,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,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法医事业。“还受害者一个公道”,是他们的信条。



▲法医每天都要面对冰冷的尸体。

本报记者 刘慧 陈伟

### 第一次出警,回来做了半年噩梦

2003年,王德家医学院刚毕业,就来到商河县刑警大队,成了一名法医。“当时我来的时候,队里还有两位年长、资历较深的老法医。每次遇到案件,都是跟着他们一起出警,学习各种经验和尸检方法。2005年,法医杨清林也来到队里,加之两位老前辈调走了,刑警队就只剩下我们俩了。”王德家说。

王德家回忆,成为法医12年来,自己接触过的案件千余件,既有交通事故、自杀案件,也有杀人案等大案要案。如今,自己对于案件现场已经能够

抱着平常心看待了。但是第一次接触尸体、第一次解剖尸体时的情景,他永远忘不了。

“虽然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接触过尸体,但是那些尸体都是用福尔马林液泡制过的。与其说是尸体,不如说标本更为恰当,研究意义更大些。”王德家说,但是在案子中接触的尸体,却存在于不同的现实情景中。

尽管已经过去了12年,但是王德家仍然记得第一次尸检的相关情况。“当时是跟着队上的老法医过去。受害

人叫什么名字,家是哪里的,尸体呈现何种状态,被杀原因等,至今仍清晰印在脑子里。回来后,好一阵子缓不过劲儿来,一连做了半年的恶梦,每次都从惊恐中醒来。”

王德家第一次给尸体解剖,则是在商河县一乡镇上。通过解剖尸体,确定受害人的致命伤,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的确既血腥又恐怖。解剖后,在镇上吃饭,尽管肚子很饿,却一点胃口也没有,脑海里全都是解剖尸体时的血腥场面。

### 频繁面对尸体,感觉都不会笑了

从事法医职业,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畅通,哪里有案情发生,法医必须第一时间跟随办案民警赶赴现场。面对冰冷的尸体,悲伤欲绝的受害人家属,法医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折磨。

“法医对一具尸体进行衣着检查、尸表检查并一一拍照存证、解剖,这一系列工作完成后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”杨清林说,在检验过程中,法医必须全程站立或

者半蹲,特别辛苦。刚刚工作那会儿根本感觉不到累,就算全程站立工作四五个小时也没问题。但随着办理的案件多了,工作量累积下来,身体体质越来越差,如今工作1小时,就觉得腰酸背疼。

医生在给病人进行手术时,会身穿隔离衣,手戴橡胶手套,而法医在进行尸检时也会戴橡胶手套、穿隔离衣,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感染。

“有一些受害者可能患有某些传

染性疾病,若尸检时不戴手套,就有被传染的危险。”杨清林说,但是戴橡胶手套工作,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。尤其是夏天出警的时候,现场取证工作结束后,摘下手套,里面全是水,很不舒服。

法医除了进行尸检,也少不了和受害人家属打交道。亲人遇害了,家属们是痛哭流涕,悲痛欲绝。每天在一种压抑环境中工作,时间久了就感觉不会笑了,遇事也比较悲观。

### 不说自己职业,不与人主动握手

自从当上了法医,王德家、杨清林两个人在外面从来不主动与别人握手。有时候参加婚礼,有人可能想跟你握手,但一听你是法医,伸出的手就缩回去了,或者直接扭身到别的餐桌上就坐,类似的尴尬不胜枚举。

别人问起王德家的职业来,他会说是警察,不会说得太详细,一是怕别人不接受,同时也怕让自己尴尬。

王德家说,平常跟朋友一起吃饭

时,有时候会献殷勤,给朋友们拿双筷子,端个菜品。“只要是我用手拿过的东西,他们就不会再吃了。时间久了,我们也就自觉地不和别人出去吃饭了,省得让别人不自在。”

让杨清林记忆最深刻的一次,是在济南对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进行解剖,解剖完后跟当时的办案人员在一个桌子上吃饭,但大家都敬而远之。

“我们都是同行,怎么吃个饭还这么多事?”杨清林有些不理解。

等回到家洗完澡,闻到上午所穿衣服的味道,自己都被熏着了,尸臭味、腐烂味交杂在一起,让人作呕。

“一开始的时候,我们自己也受不了工作时的味道,但时间久了,闻着闻着就习惯了,家人也是如此,家里有个法医,慢慢地也就适应了。”王德家说。

### 常被误解,只想给受害者一个公道

刚刚参加工作的法医,都会有半年到一年的适应期,适应法医的工作节奏、工作环境、工作状态等,适应期一过,就能逐渐地全身心投入到尸检中去。“等你习惯后,你所想的都是应该如何做才能帮受害人沉冤得雪。”王德家说。

法医工作中,有相当比例的案件是双方打架斗殴的验伤。“像前几天碰到的一受害者,他的头被别人打破了,虽然一直在流血,但是经过验伤发现,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,验伤结果必须如实写。而验伤结果会影响到对受害者的赔偿,因此有时候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。”杨清林说。

法医职业专业性比较强,必须是学医出身才行。“但是很多医学院学生,毕业后都进了医院,很少有人选择当法医,因此法医新陈代谢很慢,以至于10年间,商河县刑警大队只有2名法医。”

经过十余年的历练,王德家、杨清林由当年稚气未脱的毛头小子,成长为现在刑警队里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。2人曾多次获得先进个人及优秀侦察员称号。虽然曾对法医这个职业迷茫过,但是一个信条让他们坚持了下来。“只想把逝者临死之前想说的话公之于世,给办案民警提供有利的线索,可以尽快地给逝者一个公道。”

记者手记

### 从尸体中寻找真相

“毛骨悚然”,可能是很多人听到法医时的第一反应。的确,每天和尸体打交道的人,的确让人恐惧。但是仔细想想,谁愿意和尸体打交道呢?如果少了法医,我们的生活又会变得如何呢?

也许现实中,遇到法医,绝大多数人都会退避三舍。其实法医自己看来,他们同样不愿意和活人打交道,因为他们从活人眼里只会看到冰冷的眼神,逃避的神态;他们更愿意和尸体交流,从尸检中探寻死者临死前的状态,探寻刑事案件的前前后后,为逝者证言,找寻真相,让逝者安息。

虽然并未跟随法医去现场,但是在讲述中,能切实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,以及内心的孤独。每天都要面对别人的生死离别,心里的感受只能和家人说,有时候为了避免家人担心,他们会把自己深藏起来,独自承担。

他们遇事悲观,但又对工作充满激情,对面对的每一件刑事案件抱有乐观。在这样一种双重心理下,他们从事着不可或缺却又不被理解的工作,只为了探寻真相,还死者一个公道。



▲2名法医正在进行尸检。